

再談念佛法門與易行道

／釋如石

一、前言

〈淨土新論〉說：「中國的佛教，始終走向偏鋒，不是忽略此，就是忽略彼。如……淨土行者的專事果德讚仰，少求福慧雙修，不求自他兼利，只求離此濁世，往生淨土。」¹

然而，事實果真如此嗎？

二、念佛人普遍福慧雙修、自他兼利

從《聖賢錄》所集一千六百多年的一千三百多則淨土行傳來看，〈新論〉的說法顯然與事實不符。淨土行者確實個個欣願極樂，但肯定不是「只求」往生。他們在世之時，既求福，也求慧；護教興福、研教弘法等利他之行並不少見。《二十世紀中國佛教》一書，在「淨土信仰的高揚」那一章裡面說：「淨土信仰在二十世紀中國相對盛行，還由於近代淨土宗人對社會作出了重要貢獻，獲得了社會的一定承認。特別是在推動社會公益、難民救濟事業，在興辦佛教文化、教育事業方面較為出色。」接著又以足足六整頁的篇幅，詳細介紹歷來淨土宗對中國社會的貢獻，然後總結道：可以毫不誇張地說，整個二十世紀，哪裏佛教界對社會貢獻大，哪裏的佛教公益、文化教育事業發達，哪裡就高懸著淨土信仰的指引，閃動著淨土宗人的身影。²

由此可見，〈新論〉的論點明顯帶有個人主觀的成見；反而是張澄基〈淨土今說〉如下的看法比較客觀、比較合乎史實：「觀之淨土諸賢之生平言行及其對社會及宗教之貢獻，決不下於其他任何宗派，抑且過之。此一歷史事實堪為淨土宗之積極入世精神作證也。」³

綜觀《聖賢錄》的淨土行者以

及當今的念佛人，他們大都隨分隨力從事布施、持戒、放生、濟貧、印經建寺、護教弘法和聞思觀修等福慧之業；很少有人除了念佛、禮佛之外不隨緣兼修六度菩薩行的，尤其是護教利他的福行；除非是受限於個人能力及環境因緣的村夫村婦。這些現象不但見諸史實，也具體呈現了淨土法門三根普被、廣大包容的特質。善導的高足懷感，在《釋淨土群疑論》中便表達過類似的看法：

行者一生修淨土業，非獨偏勸唯行念佛。然修行之者根有利鈍，學有淺深，故經分定、散兩門，人成九品差別。利根心靜之者，教修有相、無相之觀、平等甚深法門；若鈍根散亂之徒，唯行三福、三輩之業。匪唯偏勸念佛，亦修種種法門；如其不能廣行，念佛亦生淨土。⁴

三、易行道與難行道之分際

根據〈淨土新論〉的說法：「學佛最初下手，有此二方便：或從念佛、禮佛等下手；或從布施、持戒、忍辱等下手。後是難行道，為大悲利益眾生的苦行；前是易行道，為善巧方便的安樂行。」⁵ 像這樣把念佛和六度之行二分為易行道與難行道的觀點，與念佛行者實際修行的狀況顯然有極大的出入。若以〈新論〉這句話為標準，那麼大多數的淨土行人既可說是易行道、同時也是難行道的行者；但這樣的區分標準豈非毫無意義？可見，〈新論〉根據《十住毘婆沙論》所作有關難行道與易行道的界說，並不恰當，有必要重新加以釐清。

不錯，《十住毘婆沙論·易行品》中確實提到：希求易行道，是「無有大心」、「懦弱怯劣」者的意願，

不是「丈夫志幹」菩薩該有的想法；而且，其中的易行道，也確實就是所謂的念佛法門：「當念是十方諸佛，稱其名號」、「復應於諸佛所，懺悔、勸請、隨喜、迴向」。⁶ 不過，論中並未分判：既念佛又兼行六度的修為是難行道還是易行道，也沒說只要修行一般的布施等六度就是難行道；論中明文所說的難行道，不僅只是泛泛地修學六度而已，還要求在未得阿鞞跋致——不退轉以前，「不惜身命，晝夜精進如救頭燃」。⁷ 但這麼重要的一句，〈新論〉竟然略而未提，不知何故。若以「不惜身命，晝夜精進」、「施捨頭目手足」、「受無量苦」這樣的超高標準來看，即便在學佛多年的老參裡面，也找不到如此夠格的難行道行者，遑論初學。既然真正難行道的根器如此稀少，大多數人只適合方便穩妥的易行道，那麼將初學菩薩判然二分為難行與易行兩道，抑此揚彼，豈是持平之論？

四、易行道是難行道的前行

從《十住毘婆沙論》本身來看，龍樹⁸ 當然希望有多一些修學高標的難行道菩薩挺身出來利益眾生。這一點並不意外，就好像嚴師總是希望多幾個品學兼優的高徒精進用功一樣。不過實際上，這樣的願望並不容易實現。因為天資高、品性好、又肯用功的學生畢竟少數；同樣的，善根深厚、難忍能忍的難行道菩薩，自古以來就是鳳毛麟角。這麼顯而易見的道理，龍樹不可能不知道，所以他在對初學菩薩愛深責切之餘，不得已還是隨順眾生根器，詳細宣說了普適大眾機宜的〈易行品〉，希望初學菩薩經由易行道的薰修，「福德力轉增，心亦益柔軟……深隨慈悲心，斷所有貪惜」，漸次趨入甚深廣大的難行道，利益無量無邊眾生。⁹

由此可見，在龍樹論主心目中，易行道只是難行道的前方便而已。

五、初學菩薩宜修易行道

初發心菩薩任重而道遠，其成佛度生的重責大任，佛說「重於舉三千大千世界」。¹⁰ 因此，在初學菩薩真正有能力利益眾生以前，龍樹並不鼓勵他們留在濁世行菩薩道。《大智度論》說得很清楚：「有菩薩未入菩薩位，未得阿鞞跋致受記別故，若遠離諸佛，便壞諸善根，沒在煩惱，自不能度，安能度人？如人乘船，中流壞敗，欲度他人，反自沒水。又如少湯投大冰池，雖消少處，反更成冰。菩薩未入法位，若遠離諸佛，以少功德，無方便力，欲化眾生，雖少利益，反更墜落。」¹¹

那麼，初學菩薩該怎麼辦才好呢？

按照龍樹的看法，初學菩薩「不離諸佛」，常隨佛學，斯為上策。因為同論又說：

菩薩作是念，我未得佛眼，故如盲無異，若不為佛所引導，則無所趣，錯入餘道。……復次，菩薩見佛，得種種利益，或眼見，心清淨。若聞所說，心則樂法，得大智慧，隨法修行，而得解脫。如是等值佛無量利益，豈不一心求欲見佛。譬如嬰兒不應離母……病人不離良醫，菩薩不離諸佛。¹²

那麼要如何才能「不離諸佛」呢？

《大智度論》的說法是：除了悲智雙運——生忍、法忍「二行和合」的大菩薩以外，初學菩薩必須「常愛樂念佛」、「常善修念佛三昧」，才能「所生常值諸佛」。而菩薩之所以要不離諸佛，除了有「無量利益」的理由以外，更根本的，還有一份出自內心對「法王——佛世尊」的無上尊重，以及自知「種

種功德、無量智慧，皆從佛得」的深深感恩之情。總之，依龍樹之見，菩薩「常欲見佛，心無厭足」的宗教情懷，猶如小牛跟隨母牛、小王朝宗大王，本來天經地義，「法應爾故」，一點也不稀奇。¹³ 至於缺乏自信的「怯弱下劣」情結，當然也是初學菩薩念佛往生的動機之一，但絕對不是主要動機。

由此可見，龍樹的確主張一般的初學菩薩修易行道，念佛求生淨土，常隨佛學。《十住毘婆沙論》之所以會說，求易行道者「懦弱怯劣」，應是帶有勸勉意味的訶責之詞，或是為了對治心存苟安之流的「各各為人悉檀」。¹⁴

六、求生淨土非怯弱下劣

在中國佛教裡面，關於易行道與難行道的問題由來已久。自從曇鸞作《往生論註》以來，念佛求生淨土的法門便與易行道、他力教結上不解之緣。淨宗祖師大德為了弘揚自宗，過度強調淨土法門有三根普被、方便易行、橫出三界以及速成佛道等殊勝功德，引起現代部分學者不滿，於是提出反對的論調，主張「怯弱下劣者，希求易行道」，¹⁵ 把念佛行人、易行道和怯弱眾生畫上等號。但是如此一著，竟將中國歷來求生淨土的慧遠、曇鸞、道綽、善導、智者、延壽、蓮池、印光等賢聖祖師，乃至所有求生淨土的印、藏大德，全部貶為「無有大心」的「怯弱下劣」眾生。影響所及，連初學佛者也因深怕被貼上「怯弱下劣」的標籤，而對「淨土法門」避之唯恐不及。如此矯枉過正，豈是佛門之幸？

七、結論

放眼印度與西藏佛教，念佛法門一向歸屬靜慮之門，也自始統一於六度之中，從來沒有難行與易行的二分問題。按理，中國的佛教也

大可不必繼續受困於此，應該及早跳出易行與難行對立的紛爭，回歸大乘佛法原本廣大包容、循序漸進的本位上。如果我們可以接受太虛「淨（土）是三乘共庇」的說法，如果我們原則上同意印順「大乘不離念佛與往生淨土」的主張，那又何忍如此貶抑求生淨土的念佛法門呢？

1 〈淨土新論〉，收入印順《淨土與禪》，正聞，1995，頁29-30。

2 陳兵、鄧子美《二十世紀中國佛教》，現代禪，2003，頁369-76。

3 引見〈淨土今說〉，收入張澄基《佛學今詮》下冊，慧炬，1992，頁405。

4 T 47，59下。

5 《淨土與禪》，頁66。

6 T 26，41中；〈除業品〉、45上。

7 T 26，41上。

8 中國佛教向來不疑《十住毘婆沙論》與《大智度論》是龍樹之作。

9 詳見《十住毘婆沙論》〈分別布施品〉（T 26，49中-下）。

10 語出《十住毘婆沙論》（T 26，41上）。

11 T 25，275下。

12 同前。

13 詳見《大智度論》（T 25，109上、127上、276上），另見歐陽志宏《空谷回音——大智度論的叩應》，諦聽，2008，頁175-8。

14 參見《空谷回音——大智度論的叩應》（頁191）。「各各為人悉檀」，詳見《大智度論》（T 25，60上）。

15 印順《成佛之道》，正聞，1993，頁305。